



列傳第十二

北史二十四

崔逞

子頤孫或六世孫贍

玄孫罔休儵

五世孫陵逞兄通

王憲

曾孫昕晞

封懿

族曾孫回回弟肅

回子隆之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暉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暉滅苻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為翟遼所虜以為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為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為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逞攜妻子歸魏

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事二十六曹
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剋六
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鷄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
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逞
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
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
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
中原道武以爲悖君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爲遵書各使亦
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袞爲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
遂賜逞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
逐皆將來奔至陳留關逞被殺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奔

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祿嚴頤
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
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爲讎
頤字太冲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譚爲
異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異州地邪乃以頤爲
異州刺史入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揚難當爲南秦王奉使
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章文秀詣王屋山造
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守模等年皆
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二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恃其家

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
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嘗
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顱小
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顱五子少子叡
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
在北一門盡矣

或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
郎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
早卒或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
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

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
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子景哲豪率亦
以醫術知名仕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固字法峻
幼好學沉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為司空參軍齊
天保初為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為散
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
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
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
精如此固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
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

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敏以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立長子修遵父命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譚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貞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巖欽其人望為長子娉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為嬪嬪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際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以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暹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進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黃又亡固求出為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翳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為司徒右長史公平清絜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

懷其德澤入為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
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趣不
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
謹及為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義
庶長子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
僕射蕭寶夔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
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義子議者非之
子凌

凌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為魏宣武挽郎釋
褐大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異部豪傑之

起爭召凌兄弟凌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
以為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為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
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
帝賢明可主社稷凌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白可待我高
王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
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以建
義功封武城縣公凌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
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為太守令
得專殺愷經凌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
凌顧曰何不荅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

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為黃門
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悛性
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
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為常侍求
入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
為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
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
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
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
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

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悛有文學偉風貌寡
辭端疑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
精神太適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悛後到
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為
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以籍地自矜
常與空齋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悛曰驚
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無言直曰尔每謂盧元明曰
天下盛門唯我與尔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
神武薨後悛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
以告暹暹啓文襄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

領兒何足拜也於是鑠凌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
為證子才執無此言凌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
邢出告凌子贍曰尊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
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為言於文襄曰崔凌名望素重不
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
凌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
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
恨魏武不弘凌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
曰然則柰何元康曰凌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
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凌勲舊

捨之凌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
以為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
起居以禪代之際參堂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
子約凌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妻
太后為博陵王納凌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
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凌跪
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為東兗州刺史復
攜馮氏之部為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
狼籍為御史劾與凌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
競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為九段凌以疾卒獄中凌

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悛所
為然性侈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
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
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悛子贍

贍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凝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
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贍學於濟故得經史

有師法侍中李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贍歎謂邢邵
曰昨見崔悛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

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
閤祭酒博陵崔暹為中尉啓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

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俱為諸子賓友仍為相府中

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命贍兼相府司馬

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悛俱侍宴為詩詔

問邢邵等曰今贍此詩何如其父咸曰悛博雅弘麗贍氣

調清新竝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

為崔贍父子楊愔欲引贍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

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贍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

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

之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

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

是魏晉
一流人
名流

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為莫逆之友粲將東還贈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鄉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贈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傳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贈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較贈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為後式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為一議朝士莫不雷同贈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贈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各位不輕贈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贈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贈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贈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贈經熱病面多癍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

論急以贍舉措舒緩曹務煩劇附驥奏聞因見代遂免歸
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
濟州刺史諡曰文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
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冷處之
自若有一河東人士注裴亦為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
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
筋恣情飲噉贍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
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搗炙豈亦異於是君定名士於
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之莫不傾耳
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者為潦倒而贍然不改
焉常見選曹以劉逖為縣令謂之曰官長正

輩乃

復屈多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車幾敗焉有集二十
卷陵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
馬尾度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
接及至謂曰卿為君為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
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陵為
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
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
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
尚書郎偃弟儼

以後至隋

儵字歧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持才地大畧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為首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鮑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儵嘗酒後相調儵曰偃蹇無聞思道譏儵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為功曹補主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負外散騎侍郎以龍身常得無事一醉輒

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德門地為子女縱娶其女為妻媵禮甚厚親迎之始公鄉蒲坐素令騎迎之儵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車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儵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為潁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絕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悽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彥武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為青州刺史放盜魁令

出其黨遂以為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
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
罪驟為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弟子
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
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為博洽後兼
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為陽斐副恥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
為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
侃弟子植位翼州別駕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子珪子植
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
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禪月兄子
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雋異潛觀梁使劉孝
儀賓從見者駭曰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
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又立子約
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
人也乾明中為考功郎病且卒謂瞻曰自諸兄歿而門業
頽替居家大唯吾與尔命之脩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
不饒矣休弟黃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
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長謙幼聰敏
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為長謙求尚之
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

信州路李州
十一
吳友山

是同日成婚休誠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誠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開解晚頗以酒為損遷司徒諮議修起居注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危在吳國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逞兄通

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為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人

郡太守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其收鄉曲譽延壽子隆宗簡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諡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定中連元瑾事伏法逞宗人摸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摸仕宋為滎陽太守神嘉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摸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而不為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摸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摸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

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
至都摸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為刑
辱當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
守也神麈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
還江外靈度刑為閹人初真君未模兄恊子衰利為宋魯
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衰利二子懷
順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
懷順迎衰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
正家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
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為
丞相永為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
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
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遷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賜爵
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
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為并州刺史又進北海
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
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龔崇弟巍字道長孝
文初為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疑
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為明察而二人

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疑卒得自保時人語曰
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爲內都大官卒子望
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充州刺史坐受
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
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壘舉手極上爲率與太
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
悅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取
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
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

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
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
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
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
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廝
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仆於閉室頻召
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
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佐敢任其各悅大
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
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

外兵郎中出爲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守于
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
邢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
邢果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乎
當先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
因多故常侍遂無負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
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
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揚情重
其德素以爲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魏收
爲副竝爲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
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竝坐禁止齊文襄營救之累遷
祕書監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
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
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
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
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
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二千石齊文宣踐阼拜七兵
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
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
輩文宣以昕䟽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謔

之者云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
景本自庸才素無勲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
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劍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
此誠宜清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
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為枉曲反成然害政損
公名義安在偽賞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儉
楚曲盡風制推此為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
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為百姓所任運窮通不改
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蕭莊於梁為主除銀青光祿大夫
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嘉
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
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文宣
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
景是尔博士尔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
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
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顓嗣卒於燕
郡太守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籍
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皓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昕
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舍人贈兗州刺史昭字仲亮少
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悌知名卒於考功

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交難為兄不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貞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華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獮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獮吾豈願其必獮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獮亦可疑其是獮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獮而營護雖非獮亦無損疑其非獮而不療儻是獮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捲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

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贍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
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竝向成長志識未
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
若苟使回邪致相註誤臯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
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行太
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
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
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
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
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
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
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憊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
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
得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
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
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
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
約絕主上顛顛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
上起居不怕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令結舌
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

諫王曰今朝廷乃尔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
 又不自覺乃箭豭復識親踈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
 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歔不自勝曰
 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
 燔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
 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
 無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
 亦後襲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郎
 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
 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恐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
 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
 堪多難而使佗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
 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
 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
 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
 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荅帝
 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
 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
 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
 曹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

信州李判

北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九

元甫

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
毅為左長史晞為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
慈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賢每見煎迫
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
朝廷比者踈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
大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
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於蠶斯集雖執謙挹糝糠神
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
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
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收贖王曰極
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
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
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
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
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
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
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
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
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
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

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表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爾授皇太子太子釋

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為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誣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楊休之王晞數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辜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

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拙少時鮮不
 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因私何由可保萬一披
 猖求追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
 埽中的當得縮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
 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
 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擦鼻
 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
 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
 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
 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
 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闕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
 詠邀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詣晉
 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
 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
 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
 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改與同
 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迫懼有土賊而晞温酒服膏曾
 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
 悔又作三公失齊亡周武帝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
 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善

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為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偏
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日蒙霜氣遂不復識
自言失馬虞候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
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
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鷲雀何啾
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
得言大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統末修國史尋除
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館
陪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封懿字處德勃海蓿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
暉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孚雖
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部尚書
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
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踈慢廢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
坐大官進爵為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世子玄之坐與
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絕汝
種也將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
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為官人崔浩之誅也太
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為中曹監

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暉太尉奕之後也父鑒初磨奴旣以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爲瀛州刺史時大乗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振恤免其兵調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異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詣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荷國寵

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且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平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女姁通時人稱之後爲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公謚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乗衆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郡屬尔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爲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之乃推爲刺

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隨高乾奉迎於
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鄴城未幾
徵為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介朱榮宜配食明帝
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
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
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
廷嘉而從之後為斛斯椿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
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
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
陰招冀州豪望為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
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啓聞手書前書罕知於外卒
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啓贈太保謚宣
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
馬子如言其德美為之流涕令以大牢就祭隆之歷事五
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為侍中再為吏部尚書一為僕射四
為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
初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
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
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
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

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文襄以子繪
為勃海太守執其子曰誠知未允勲臣官望但須鎮撫且
衣錦書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
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為都官尚書高歸彥
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敗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
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蓋龔子繪弟子繡位霍
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
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壻司
空婁定遠為瀛州刺史子繡為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
及諸女譙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集眾將攻之定遠
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
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
隆之佐命功贈殿中尚書雖州刺史謚曰文子孝琬字士
積七歲而孤為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啓以父爵富城
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
詠太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竝先達高才與孝琬年
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擢言歸二人送於郊
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脩飭學尚
清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遙授中書侍
還坐受魏收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

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
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為
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平出謂人曰嚴興之南
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
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李
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
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
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
士開死後為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為聘周使副
以琰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
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琰好節
矜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
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
獻者為皇太后所卒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
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傳
尼佗事誣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
於極法其家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
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
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二
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二人皆

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瑛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嗣鑒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大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弟子肅

肅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勳勳從兄鴻尤相親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父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位翼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類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輒退以兼負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

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
休入為吏部郎中以已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不
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為儒雅除
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曰空清河王
懌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
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牖鄭玄
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
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
非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
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牖者通八風

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
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
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二代變
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
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
以黃圖白武通祭豈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
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
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
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
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表準之徒已論正矣後李

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
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竝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
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
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
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
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
慎言脩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佞
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
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為太保祚光僕射
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為孝經解詁

命偉伯為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詳
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
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
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
為關西行臺引為行臺郎及寶夤為逆偉伯與南平王固
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
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正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麟
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
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

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
父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
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
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駭前
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
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
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
之女述又經府許云送驃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
又嫌古廢皆爲恠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蒞位太子舍人
述弟詢字景文闕涉經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
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述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後忽微慮遠俱以爲災林立
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
才猶且爲累况未足諭其高下能無及乎贈詞韻溫雅風
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李履
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寔
堂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嗇恠無乃鄙哉

列傳第十三

古弼

張黎

劉潔

丘璿

娥清

伊馥

乙瓌

周幾

豆代田

比甲二十五

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列傳第十三上

古弼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千

宿石

萬安國

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子璵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頽

宇文福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真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

才也令典西部與劉潔等分館機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
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
部奏事後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弘乃隨之令
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
擊破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東奔太武大怒黜為黃
夏門丞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涼州賜爵建興公鎮
長文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之水篋不
足行帝不從既剋姑臧弼嫌之以其有將略弼之責也將
其子弼也弼立賜文子弼職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
軍

解其圍文德走漢川時東道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
還軍弼使謂曰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為難不出秋冬
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
弼言長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景穆摠攝萬機徵為東
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
凌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
而廉不及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
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
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捧樹頭制于下狀以
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理實亦之罪帝失容放

可謂王不臣自

基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
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
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
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
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使人者雖復顛沛
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
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敢
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
人呼為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
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我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

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佈
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
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
襲馬二疋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
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
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
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為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
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上可謂社
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
少子文德以黃金三千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

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太武崩吳
王立以弼為司徒文成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
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寃之

張黎鴈門平原人也善書討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
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
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
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
代下之日家無餘財太武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
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擢百揆黎與崔浩等
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布帛各千疋以褒

潔既無長才遠略
而又媚功嫉賢何足
當不

即以此傳

舊勳吳王余立以黎為太尉後文成即位與古弼俱謀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昭成時慕容氏獻女潔祖父生為公
主家臣乃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堤位樂陵太守封信都
男卒潔襲堤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侯魏勤
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為其所執送赫連屈丐
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
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
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
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車駕西伐
潔為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距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

以日辰不協擊鼓却陣故董來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
在樞密恃寵自尊帝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
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既
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
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景穆欲擊之潔執不可停
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
師次漢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棄軍輕還
帝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帝曰諸將後期及
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又潔矯事遂發輿駕至五原
收潔幽之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
不返即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譚問劉氏
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不高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
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秋隣及嵩等皆夷三
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內外憚之側目而視籍其家
財產鉅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即位拾遺左右
稍遷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
及即位賜爵臨淮公位太僕與宗正娥清略地關右而宜
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與赫連昌相拒斤進擊赫連定留
堆守輜重斤爲定禽堆聞而棄甲走長安帝大怒遣西平

公安頡斬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明元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度河略地至湖陸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遂鎮枋頭太武初乃還京師進爲東平公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討赫連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禽剋平涼乃得還後與古弼等東討馮弘以不急戰弘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而卒於家子延賜爵南平公

伊跋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鹿初

推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跋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剋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竒之正竒跋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跋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跋爲尚書封郡公跋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祕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大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竝平尚書事薨子

蘭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益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
為名將以勲賜爵平城子為西道都督戰歿贈雍州刺史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貢
帝留之瓌善騎射手格猛獸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駙馬
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冠三軍
後進爵為王又為西道都將薨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
恭子乾歸襲爵乾歸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尚景穆
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獻文初為秦州刺史有惠
政孝文即位為中道都將卒謚曰康子海字懷仁位散騎
侍郎卒謚曰孝海子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

馬都尉累遷西兖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戰敗

周幾代人也少以善射為獵郎明元即位為左部尚書以

封交趾侯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

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每至言論形于聲色斤

懼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

西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謚曰桓子步襲爵

巨代田代人也明元時以善騎射為內細射從攻武牢詔

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以功遷內三郎從討赫連昌乘

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太武壯之拜勇武

將軍後從討平涼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以定妻賜之詔斤
睽行授酒於代田敕斤曰全尔身命者代田功也以從討和
龍戰功封長廣公卒於統萬鎮大將贈長廣王謚曰恭子
周求襲爵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脩職貢延和中授
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規欲歸闕爲沮渠無諱斷路伊
洛連戰破之無諱卒伊洛前後遣使招喻其子乾壽等及
突戶五百餘家送之京師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
焉耆東闕七城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拜都官尚書將
軍王如故卒謚康王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子敬襲爵

王洛兒京兆人也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諳
未嘗有過明元嘗獵于灑南水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帝出
殆將凍死帝解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帝避難居
外洛兒晨夜侍衛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帝左右唯洛
兒與車路頭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
奉給晨復還山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
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
明元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明元即位拜散騎常侍
賜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
十戶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祕器載以輜輶車使殿中

衛士爲之導從親臨哀慟者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合葬
子長城龍襲爵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帳下帥天賜末明
元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即位封宣城公忠意將軍帝
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
事性無害毋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帝
亦敬納之卒明元親臨哀慟贈太保宣城王諡曰忠貞喪
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子春襲爵

盧曾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氏爲尚書令臨
澤公祖父竝至大官魯元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爲通直

郎以忠謹給侍東宮太武親愛之即位以爲中書侍郎寵
待彌渥而魯元益加謹肅帝愈親待之內外大臣莫不敬
憚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過揚人美由是公卿咸親
附之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公
贈其父爲信都侯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入其城門魯
元隨帝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後遷太保錄尚書事
帝貴異之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往來乃賜甲
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二年駕幸陰山
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
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

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
城王叔孫俊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葬於嶧
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爲比子統襲爵以父
任侍東宮太武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
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賞賚千計文成即位典
選部主客二曹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弟彌娥襲卒贈
襄城王謚曰恭魯元少子內給侍東宮景穆深昵之常與
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
而恭慎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太武以魯元故唯殺內而
厚撫其兄弟

陳建代人也以善騎射擢爲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
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
不意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數人被十餘
瘡帝壯之賜別戶二十文成初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
帝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孝文初徵爲尚書
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晉陽侯元仙德長樂王
穆亮平原王陸叡密表啓南伐帝嘉之遷司徒進爵魏郡
王帝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於後庭薨子念生襲
有罪爵除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道武遊難叱候以參翔業功官

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永興初襲
爵位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盤馬殿庭朝臣
莫不嗟歎遷內三郎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士
丁齊肅嘗從明元校獵見獸在高巖上持稍直前刺之應
手而死帝嘉其勇壯太武踐阼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
俱為常侍常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累從征伐以戰功
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太武以其壯勇數有
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使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
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為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
喪還停於平城南太武出游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帝悼
歎者良久詔聽其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諡莊公子子顏襲
爵降為晉興侯

宿石朔方人赫連屈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中文陳父
子歸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將軍祖若豆根明元
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從太武征平涼有功賜爵
漢安男後從討蠕蠕戰沒石年十三襲爵擢為中散遷內
行令從苑中游獵石走馬引前道峻馬倒殞絕久之乃
蘇由是御馬得制文成嘉之賜以綿帛駿馬改爵義陽子
又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
猛獸騰躍殺人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

一疋尚工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
為北征中道都大將卒追贈太原王諡康葬禮依盧曹元
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

萬安國代人也世為酋帥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位長安鎮將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以國甥復尚河南
公主拜駙馬都尉獻文特親寵之與同卧起拜大司馬大
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
詔殺買奴於苑中孝文聞之大怒遂賜死年二十三子翼
襲王爵有嵇根者世為紇奚部帥皇始初率部歸魏尚昭
成女生子拔位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

根既非安國同里
父非親故功名又
不相埒何事附其
傳末

也主有功超授敬太司馬封長樂王薨子護龍襲拜外都大
官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太武以軍功賜爵金城公位高
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後拜內都大官出為秦州刺
史撫馭失和部人薛永宗聚眾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為流
矢所中太武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帝怒
絕其爵云

尉撥代人也父郝濮陽太守撥為太學生慕從兗州刺史
羅忸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討和龍擊吐谷渾皆
有軍功進爵為子累遷杏城鎮將大得人和文成以撥清

平有惠績賜以衣服獻文即位為北征都將南攻龜茲進
爵安城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諡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人武以真膂
力過人拜內三郎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

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從大武至江還次盱台
真功居多文成即位進爵都昌侯位選部尚書後拜長安

鎮將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氏豪仇偃擅舉
反叛真擊平之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以

真為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平兵人素伏其威信及
至皆恬然安靜在鎮數年其著威稱卒諡曰列子延字契

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例降改封汝陽侯位懷朔鎮
大將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為牧子所害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魏父匹知
太武時為西部長封榮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文成末為

平原鎮都將隨尉元攻宋將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卒
長子文祖獻文以其勲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產

不滋坐徙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譯註皇誥辭義通辯為
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薛彪子代人也祖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魏道武賜爵
聊城侯待以上客禮賜妻鄭氏卒贈冀州刺史諡曰悼父

信州刊
七
十四

野睹并太二州刺史封河東公有聲稱卒諡曰簡彪子姿
貌壯偉明斷有父風爲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
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爲枋頭鎮將素剛簡爲近臣
所嫉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獻文南巡次山陽彪子拜訴
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
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賊汙彪子
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
妄矣推案果虛卒諡曰文子琬

琬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物重
美高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觀管

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
師見囚采召集於都亭理問寃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
嘉之賜縑百疋琬本附元又又廢憂懼由是政教廢弛坐
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琬復事之累遷吏部郎中先
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琬乃
上書曰臣聞錦穀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
以弱力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
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
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

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
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
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
棄一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失宜依次補
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
務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
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
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以琚為行臺
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鄴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
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琚以杲為聚眾無名
雖強猶賊元顥皇室眎親來稱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
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迴師天穆以羣情
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琚行西兗州事
尋為元顥所陷顥執琚自隨介朱榮破顥天穆謂琚曰不
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拜七兵尚書齊神武引為丞相
府長史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琚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謹神
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琚諫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
入陝州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應餓
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侯景亦曰今舉兵極大
萬不一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

後軍合方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
敗後范陽盧仲禮反瑒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刺史為政
嚴酷吏人苦之後歷位度支殿中二尚書天保元年卒於
兼尚書右僕射臨終敕其子殷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
求贈言自制喪車下加彫飾但用麻為旒蘇繩網絡而已
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瑒久在省闈明閑簿領當官剖斷敏
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
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
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瑒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惑其
讒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
為世所譏鄙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青州刺史諡
曰威恭子允嗣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位
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稱為羽林中郎以匪懈見知稍遷駕
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和平中遷北部尚書進爵大昌侯
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獻文以元為持節都督東
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遣
東平太守章仇檨歸款元竝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
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碭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
州刺史世中書侍郎高閭李璿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

孔伯恭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據險要乃命
安都與璨等同守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絕其糧
運永遂捐城夜遁於是遣高閻與張謹對為東徐州刺史
李璨與畢眾敬對為東兗州刺史拜元開府都督徐州刺
史淮陽公太和初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為使持節鎮西
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進爵淮陽
王以舊髮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齊高帝既立多遣間諜
扇動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摠率諸
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恬然入為侍中都曹尚書遷尚
書令進位司徒十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公尋封

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
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
新太伯游明根竝元身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伯歸老私
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
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
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
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
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
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
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

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三順感幽故
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
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
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
當勉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
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
叡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
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竝以沖德
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耄
國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
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
謚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子
翊龍襲爵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為博陵郡公卒於恒州刺
史謚曰順

慕容白曜慕容皝之玄孫也父瑊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
高都侯終尚書左丞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
事官中叢爵稍遷北部尚書文成崩與乙渾共執朝政遷
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
畢衆敬竝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
恭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

斗城逼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進爵上黨公屯碣磔為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東郭纂遁遣兵追執之迴攻斗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石又下襲破麋溝垣苗二戍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一旬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獻文下詔褒美之斗城不降白曜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其入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宋遣將天喜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請濟師獻文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宋盤陽城以贖母

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之送道固休賓及其眷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人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及進京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始末三年築圍攻擊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為之拜忿而搗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開府儀同三

司都督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
附後緣此追以爲責四年見誅云謀反叛時論寃之白曜
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
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罪終不至此我不忍見父
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孝文覽
表嘉旌之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
中散遷宰官中散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祖
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太
后引見羣臣謂曰前論貪清皆云剋脩文祖時亦在中後
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
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而帝王之法
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剋堪乞垂退免帝曰
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賜
爵定陶男後卒於都督朔州刺史論曰剋初慕容氏破後
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免者不敢復姓皆以
與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
容特多於他族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二郎文成初封平
昌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又與河東主閭毗太宰常英等並
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遷司空加侍中文成崩乙

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時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谷於金閭執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薨內外歎惜之贈平昌王諡曰宣子夢襲爵

苟頽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內行長頽厚重寡言少嚴毅清真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太武至江賜爵建德男累遷司衛監洛州刺史抑強扶弱山亦畏威不敢爲寇太和中歷位侍中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頽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頽亦言至懇切李惠李訢之誅

頽竝致諫遷司空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頽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頽率禁旅收掩畢獲內外晏然薨諡僖王長子愷襲爵河東王例降爲公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擁部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爲唐郡內史遼東公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撥入魏爲第一客福少驍果有膂力太和中累遷都牧給事及遷都敕福檢牧馬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二里爲牧地今之馬場是也及徙代移雜畜牧於其所福悉於將養並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衛監後以勲封襄

樂縣男歷位太僕卿都官尚書營州大中正瀛州刺史性
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人甚得聲譽後除都督懷朔沃野
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將至鎮卒諡曰貞惠子延字慶
壽體貌魁岸眉目踈朗位貞外散騎侍郎以父老詔聽隨
侍在瀛州屬大業祿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戰身被重
瘡賊縱火燒齋閣福時在內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體灼
爛鬢髮盡焦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累
遷直寢與乃俟醜奴戰沒

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勳業
見重竝纖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出乃徒言耳劉潔

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馘俱以材力見用而馘以
馘取異其殆優乎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
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
車路頭盧曹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于衷竭節危難
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
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
撥陸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
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曇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
將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
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

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
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之真正苟類之剛直
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

列傳第十三

北史二十五

周之冕孫粹然 校正

